

# 丹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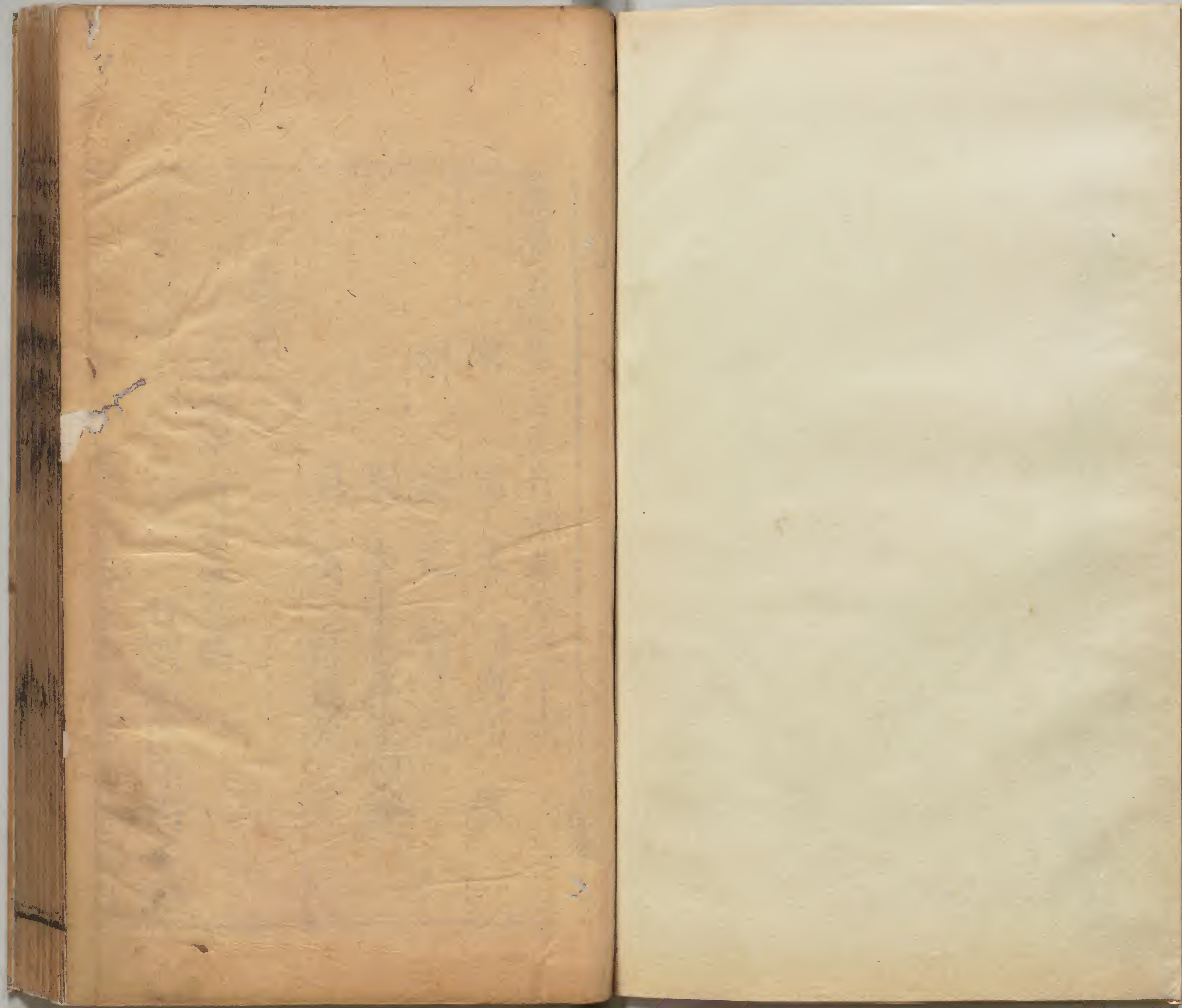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四	六	八
九	六	八	
六	三	函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四	六	八
五	四	六	
函	六	函	號
一	冊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68
冊數	6 ( 6 )
函號	315 66

六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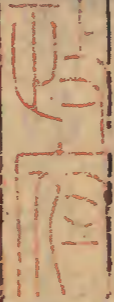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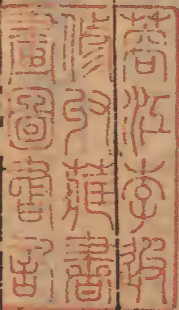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

中知遼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  
輜車還長安卜居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萬  
年縣鳴犢鎮之某村蒼舒以同嘗遊於其父子  
之間以疏麗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  
愈勤而愈哀將來同之文寘公之所藏同自視  
孱呐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倦  
倦勉爲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曾祖某  
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耻食之粟潛遁自高父  
某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既

生于國初聞其父祖說前朝穢瀆攘劫之亂謂  
今有天子在汲除灑潔被一布休治鋪張建置  
文采爛蔚輦轂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攜家以  
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  
開封府荐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  
主簿縣踞汴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斲折寘  
滅堅蓄捷以瀉其流絕滎波直王城會長淮通  
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最嚴劇大農每歲度諸  
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內者非精健有

智數則禍其難而使令謾誣受賅矣公始任卽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蟻入公制以術部後先無相躡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于外日日用此道塗誑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犷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狠或時執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鉅箒搥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剷剷繩以國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救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

無犯入卽罄汝肉矣一邑斂手翕息不敢議公令嘗間語公謂寰內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寬取無事以去不爾忽失慮中其竒安可悔公曰用法有內外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愚職在奉助惟知以徇公爲稱不知其餘矣事在齟齬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辨內史鄭文肅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大理寺丞知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惡昧利

平游集 卷三十六  
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鈎之既得乃緣其間巧  
刻放橫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  
情反詰之伏出卽飛不穩語攢啤旅吠中外誼  
諧往往爲立獄令不勝願被謫若此者屢矣公  
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  
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  
可以上關願府無見爽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  
難爲矣守領之曰然既至嚴肅閉默不露缺巇  
釁衆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桀疏捕幾輩白府

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靜呂善譽聞富人責租使  
其奴歐逋者痕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主耳  
并錄之主懼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馬至  
廷下公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隸視  
視之膚革黻濬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  
而坐之自是疆宗大姓俯首躡地粟不敢鼓踵  
謂神爲公矣亡命多聚居辟隙晝則人夜相結  
爲盜推剽寇效入舟撤大浪杳不得其所之巡  
徼日呂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爲立法以閭里

編戶什伍相保信一敗並繫無貸悉感懼相伺  
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卽歎息  
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柔良畏事索  
摩撫公易虹治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  
所設簿書凝然械杻積蠹無下徒吏偃倨門宇  
終日居甿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鬻舍聚  
良子弟置師教之親爲講說義訓使循服其父  
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  
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

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  
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爲之須  
束輯輿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  
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如公者  
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  
背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  
第十不遺一二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  
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永興軍公雖佐者然獻  
齒疆煦輒潛咨密啓府寔賴之有猾盜屢抵法

十洲集 卷三十六 五  
黥竄嶠外者數矣每迺其家隱區落深密間出  
用兇力爲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  
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說安撫使誅之安撫使  
怒瞪公曰通判欲使我撓法殺人耶公端色緩  
起曰愚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  
兆豈特區區若他郡吏守三尺事大小一委公  
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  
公在此渠敢巉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  
日一府謹譟皆曰非貳車不宥惡盜蔓日以滋

矣改屯田員外郎大裕加都官員外郎遷職方  
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  
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爲命國  
家爲設官專總其事每秋稼罷鳩役醜闢及壤  
通蕩無害一不如制壅闕潰壞乃不霑足民遂  
竊決爭以死繇有司惰忽不厯力矣楊宣懿公  
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  
率嘗不能呂饒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  
二萬築堰岸上植表鐫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



平淵集 卷三十六  
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  
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爲謳歌距今不衰  
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  
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陜隄前人忽  
之不事事吏頑恚民貧有欲訴者亡地益窘偏  
公爲之籍記簿調賦役瘍濯而孳飼之宛轉旬  
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爲  
大鹵嚴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  
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

學博覽兼記其譏述有尺度名聲鏘然爲人器  
宇儻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嶇偉人也喜大節善  
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聽之灼灼皆可立  
施用者與人款曲接以恩意無一不相能故死  
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  
史爲婦姑頤步以禮閨帷矩範鄰里矜法自公  
死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嗇訓子  
孫益不容自放男一人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  
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爲高陵縣主簿諸公譽之

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孌克稟儀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為銘銘曰

石以譽源 康叔有孫 靖伯之支

碣為純臣 漢奮恂恂 萬石一門

昶魏守萊 東陵始遷 至愷過江

從官晉元 仲覽于唐 所秩亦尊

後頗班班 雖晦有人 公世關中

孝謹所蕃 起噓其熒 將炤以燉

服采吏塗 赫然厥聞 宣積勅勤

勢久且燔 群章交加 進天之闈

游試于州 朱遼兩轡 治居窮崑

胥昨樸渾 公為輯齊 宜有畢完

求賢下書 外委要官 太原得公

亟喜以論 上將寘之 崇資顯班

厄乘其期 中壽以淪 人嗟謂天

孰云而神 公胡不留 德俾在民

昔趨東征 今樞西還 御羞之隣

鳴犢之原 山蟠水紆 問龜其言

此地吉良 可棲公魂 公其來安

以修後昆

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爲唐安郡從事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鄰稱慕陳文忠公咸平中仗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其高朝廷下粟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德縣太君郎中旣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學酣嗜

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寂爲學者左右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邑大擾郎中盡委去貲橐挈家所有書居二江野外與曲賊不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屑此書如爲兵火蹂燼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爲名儒故有如公者子馬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宮類其所程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公進撫陞植辭不願就願復隸他日薦書意甚

切上使中貴人呂溫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  
醴泉縣間益自勉造爲詞章遂鎖主簿廳以起  
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  
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著作佐郎知彭  
州濛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左廂店  
宅務以郎中喪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  
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爲經畧使判府事事  
一切委公凡有可呂古義裝潤表䟽使理趣較  
明有條紀不難諭者非呂公無誰爲之丞相視

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  
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傅并爲中丞呂  
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揉遂執仇議以罷拜職  
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盡京城之半事目  
苛冗復爲彊家巨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鑄折  
下戶錮理專利以居於已公至逾月皆慄慄自  
約不敢引手探公緩急孱賤孤弱始得開蕩暗  
噎吐爲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呂  
屯田郎中知磁州磁人鈍縵少文公爲立學選

師呂教育之躬自臨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飭不逮故風尚藹然一變椎俗民既禮讓事亦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丞南昌從事皆大臣子弟倚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察者率皆顧忌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卽鈞治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列郡傾聳震惕食飲眠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呂註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槩嘗以例移管他處公閱籍指辨盡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

二人者斲家發柩取物敗其重意悉綴結增就一與其弟本非矣弟癡騃庸懦已悉臣也公視狀直曰兄乃賊弟何預爲是必有以力轉其情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言各呂罪免群論稱嘆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來自嶺南遣婢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人以圖北歸望公閱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其財而爲之謀以我爲信者默令捕之寔爲無

賴者誘給以覲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而遣良校護送婦人歸京虔州民私貿鹽以自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其狀名至究者取所賞往往鍛鍊平罪以當其所酬公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囚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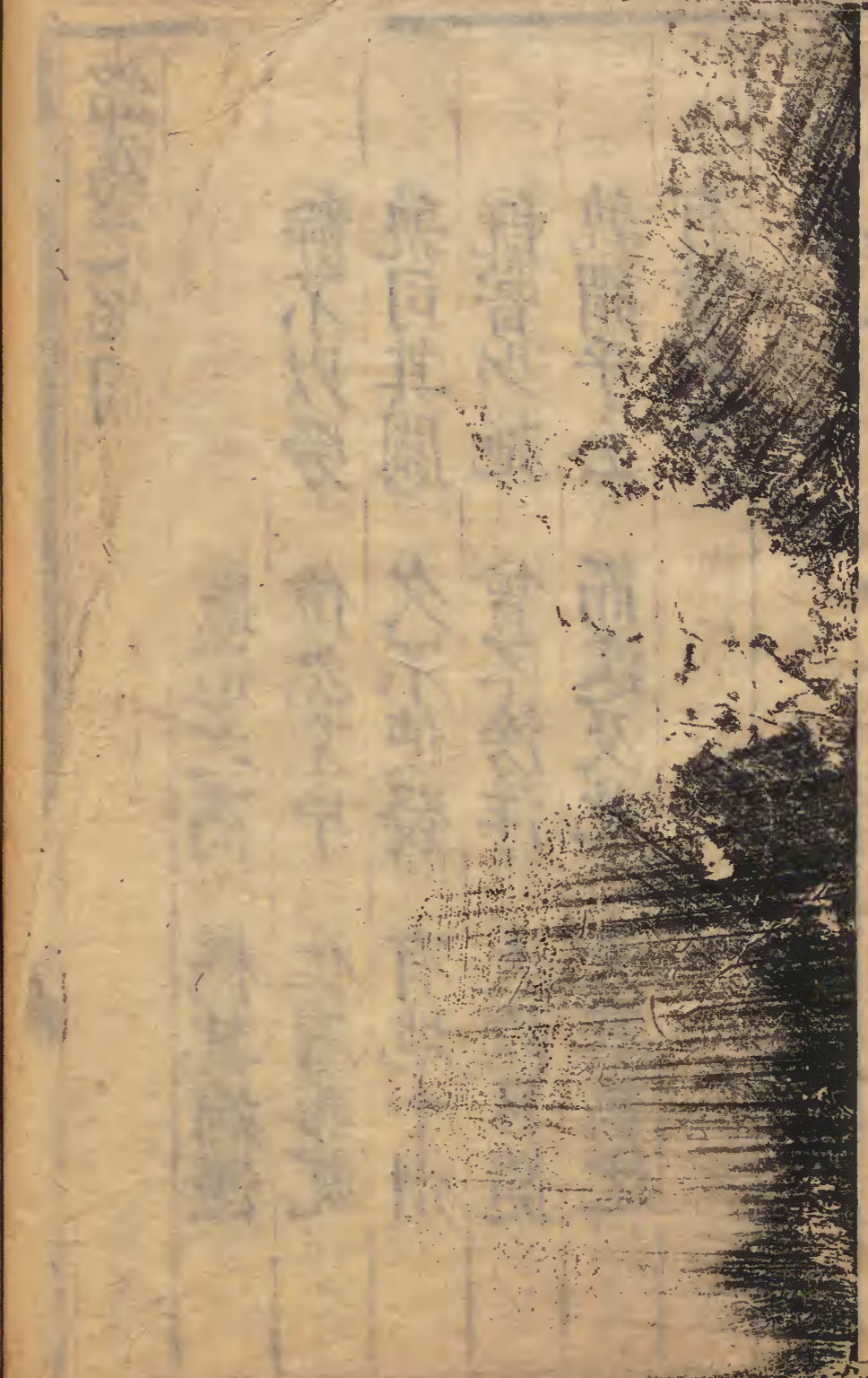
平時罷歸食疾作藥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公方重端梗簡介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賢所旨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爲文章浩蕩閎碩騰高蹕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夫所以致之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諸孤恩意益厚如已子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凡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

丹淵集 卷三十六  
丞相最爲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  
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  
若拙之孫太子洗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  
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卒男三人曰高叟曰真  
叟並補太廟齋郎曰孟叟舉進士皆被慈訓敦  
厲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者女一人嫁前  
進士毛世勣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晉  
原縣白馬鄉飛鳧里之先塋於其墓也韓丞相  
呂詩悼之直叟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

銘爲之銘曰

測古之深	蹈道之高	極其端涯
靜不以勞	偉然充中	仁磨義軋
孰司其關	久不使發	有地十州
旣嘗少施	曾不滂洋	大故呂隨
孰謂乎公	而遽及此	天其昌之
有書有子		

丹淵集卷三十六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蜀 文 同與可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衮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  
年而孤其世父良絕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



淳篤寬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畧就其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爾嘗寢誦詩書終卷不亂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然聞兩蜀間士大夫爭求交之慶曆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所有書日夜攻究騰高入深哀擊剔抉無所不得以爲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書太守集賢林侯槩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爲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爲第一人明年遂中

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爲文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

文章獎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陽之學至今爲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京洛之民窳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爲遍詣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民飽煖之頴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歲加益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巒嶺澗谷幽深奧邃道祠佛宇布若聯郵前朝高爽傲逸之士遺迹

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爲泉石之友間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中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者但務一切去私爲其整比次妮條理巨細無有違失興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賜服五品鳳翔盤屋縣望遷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高貲常以雄橫相鎮迺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

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徼倖於  
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  
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爲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  
使爲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詣去私辨  
客有給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爲將以言於  
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  
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  
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犬彘  
間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

郎今韓大參爲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  
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  
十三去私爲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  
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胷中辨其  
所以爲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  
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白聞上且曰臣伯良有  
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廩給之  
贏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  
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

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  
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  
解使去初若寬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  
愜其所素意蓋本不欲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爲  
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  
過之邑人扶老提穉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  
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得  
其所伸者知其無可柰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瀝  
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

去私爲其區處之者反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  
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宦  
意尤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爲  
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儻畧施於去私則可以  
度越倫輩爲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  
以希其有所進授人語之去私終不爲易其所  
存同嘗呂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遠  
然至於如此嗚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緒  
父諱炤贈職方員外郎世世皆用儒學倡於蜀

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居縣太君夫人耿氏婉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爲學期以復興門戶爲意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

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葬于整屋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爲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旣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懿才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

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  
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  
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詣同  
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爲其先  
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  
先人于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爲人終  
身之大端於世可無愧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

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  
右願哀其衷諾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  
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  
三國時自襄陽來爲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  
於晉室封西鄂侯謚曰烈子襲復守廣漢兄之  
子尚又爲益州刺史值時擾攘遂家于蜀厥後  
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邛之安仁自大  
父始遷于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與母聞  
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爲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

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遁逃伏匿  
草野賊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  
君能暗誦尚書自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  
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  
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顯故有文行爲西南名人  
君事母孝閭里以爲法初徙居安也雙流有良  
田三百畝母以君幼且屬其親句氏者主之句  
氏無賴以酒壞其產又反君母之所託比君冠  
一勝亦無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絕口不道人詰

之君曰始謀欲其爲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  
不疑其爲人而諉之耳今其既■人有異吾母  
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  
爲矣義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正直奉  
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說與夫鬼神荒惑之事  
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憚焉築室北城  
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爲之師友自身督其業日  
考其進否爲勸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  
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門戶者以君爲之標

丹洪集 卷三十一  
榜焉君以慶曆元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家  
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祖諱  
毅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  
君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人  
德之次日懿為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  
張中正一適進士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  
孫壽孫宜孫銘曰

君裔本顯瓊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絕不  
續幾千載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

文訓子弟子已仕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  
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橫舍遂好  
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為  
人兩舉進士皆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  
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  
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月不廢領戶復  
繁夥以曲直來廷下所取裁辨之者且暮相纓



丹清集 卷三十一  
九  
紼君始至會令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  
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  
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會得符徙筦義谷  
稅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欲因得疾求  
歸筦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革召其孥  
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母官塞上遠  
不得一訣此爲恨持入于地下無窮矣言訖乃  
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  
蜀之人聞者皆盡然涕洟談其爲人娶雍氏生

男子二人一忠恕年十一歲一小字遺慶君沒  
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黃氏王氏一方  
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又必傳  
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壁自江州  
移閬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  
祖晚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  
所居鄉里爲二龍鄉三溪爲桂枝村七代祖椿  
徙梓州郫縣木瓜莊今爲郫人曾祖某不仕祖  
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某屯田郎中通判原

州毋其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歧留五日別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戀郎中心異之謂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與其柩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鹽亭縣石闊里西山祖夫人之塋次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於惟彥安來將胡爲志大莫充才不以施三紀遽去颺驚電馳吾從而文以末爾悲後萬千年讀之者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其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廣明中與公孫俗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以劔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爲普安郡人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慰以好語計終不可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衆咸德之父震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取下善士爲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旣至闕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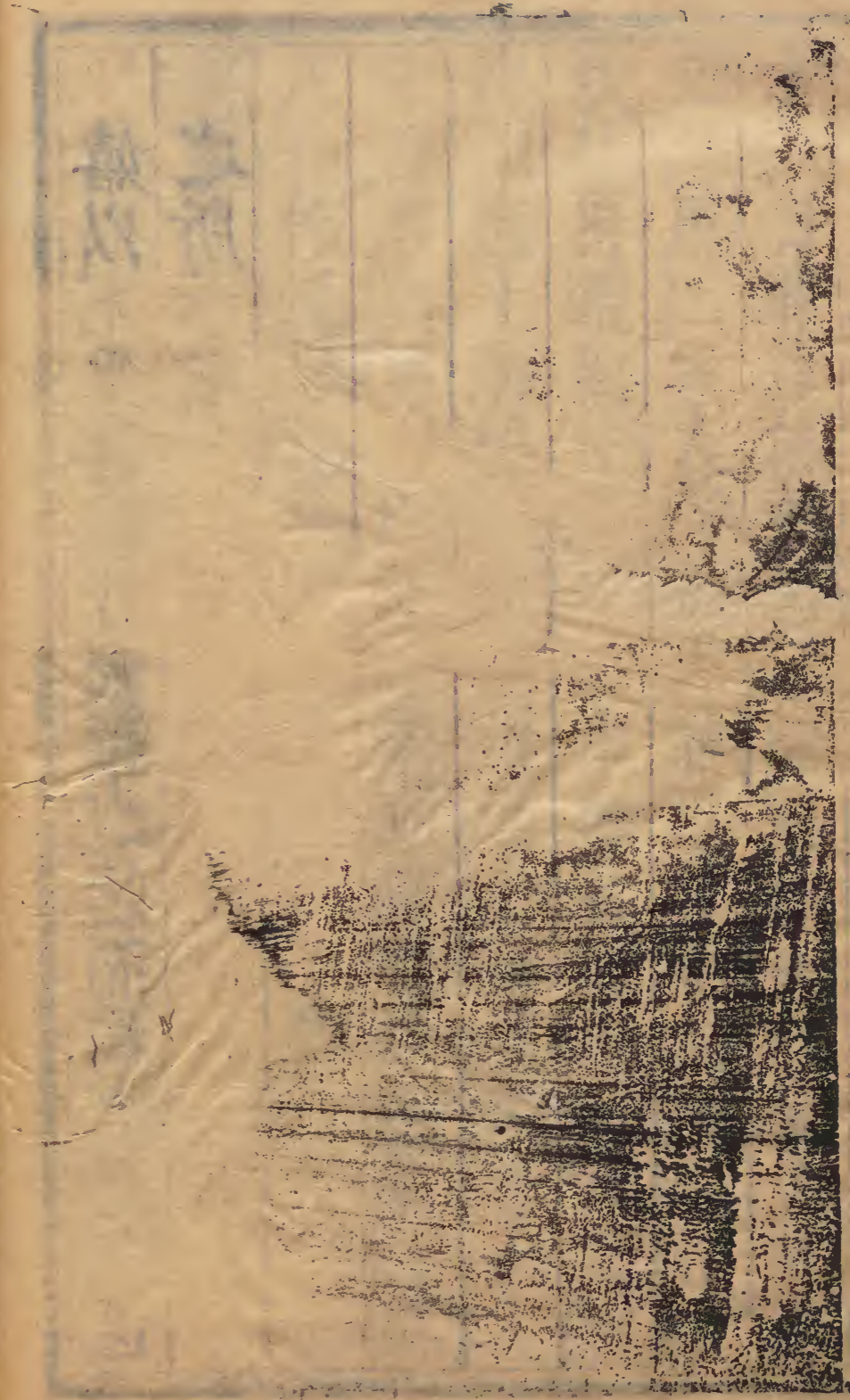
不願仕以歸識者咨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  
歷伐史以至曲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  
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強博無所不  
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爲之  
者未嘗不拊已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之於屏  
壁牕戶日自省闕又以教子孫復爲其親友良  
子弟說是人者所立有如此但人自不能勉爾  
勉之何獨其人耶嘗曰予不能仕矣有子行吾  
能使爲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

行遂善其學慶曆中一上中進士今爲都官員  
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仁恕教其爲政  
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少疾嘉  
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  
革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  
君往來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爲文祭  
之極哀州人無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  
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  
俗者之後先卒贈滎陽縣太君再娶何氏君亡

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四年五月  
十三日葬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仙谷口之  
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君以子恩爲大理評事  
致仕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  
綿州進士蒲檢次適閬州進士蒲臯孫若干人  
中都君與同有閭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爲  
人和粹溫厚見屬銘其父之墓不敢辭爲之銘  
銘曰

祖蔣之父蔣之子獲之而君擁其資以自燕  
嬉以享乎壽祺以太華之陰而爲之歸茲世  
之所希兮

丹淵集卷三十七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八

宋同文同與可撰

明子吳毛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吳一標建先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

丹波集 卷三十一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糧料院名岷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余常觀其所爲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爲余誌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

強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風度竦秀寡言笑旣毀齒性益聰悟誦書畫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攜之官每退食即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爲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援授諸經鉤探擿抉造詣深隱纂譔辭語精簡渾重援獨常稱之同舍

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  
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爲益州  
路轉運使用裕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鑠試  
嘉慶院復得是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  
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人肯自以爲吾不如某  
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鉅公亦審慎  
戒飭以待多士旣試文卷全入悉高譚劇辦磊  
磊可畏而柬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  
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

遠聞龍圖公嚮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  
逼人海內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  
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  
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  
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待且旦暮  
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  
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  
廷以君爲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  
事得疾藥不効寢革母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

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耿耿祇以累阿婆因索紙爲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旣爲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爲可諒矣君博學喜辯論雅善鼓琴平居

入靜室爲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曉診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爲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狀嘗被羸疾懼其親爲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爲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



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  
 歲餘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母安定  
 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  
 邑銘曰

惟君之生 蹈慶之基 憑堅乘完  
 孰憚以危 爰初橫經 在勤弗嬉  
 道妙聖真 取深其師 乃試天官  
 汪洋發詞 下動諸公 爭收競持  
 籍名於高 盛譽四馳 獲第八銓

曰狂獄是司 曰吾之親 有子止斯  
 敢名宦游 去左右為 遂留其旁  
 氣下聲怡 餘力於行 學問愈滋  
 帝用成都 疏恩淋漓 君君洛陽  
 廩事以尸 乃進爾資 乃便爾私  
 曾不乂焉 得疾莫醫 遂至奄然  
 羣啼衆嘻 於嗟乎君 命曷若茲  
 回誼之亡 君齒與差 何天於賢  
 不假以耆 紛紜妄庸 壽或介眉

當在其嬰 百福承之 太末之墟

舊兆纍纍 君歸其丘 列祖是毗

山磨水淤 名豈即衰 刻詞茫茫

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温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間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為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為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

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者性明悟內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為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抹人疾苦其惠利為無涯故顓嚮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閱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不復計

丹滄集 卷三十一  
校其所以爲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  
好飲酒至頽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譎豐豐可聽  
人多記去以娛其坐賓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  
髮之缺而不得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  
以恨至曾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  
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曆中余始自永泰  
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槩以疏外  
闕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顥信臣  
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

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  
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  
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  
最爲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  
記我死死瞑目矣旣死其子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輜車之  
後又不得以文與俱薶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  
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  
屢以抵余且曰陳臯希古先生旣已誌先人之

墓矣其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爲之余乃  
且次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直完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  
動不夫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  
貴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  
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兮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  
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

墓十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  
自五代已降無仕者君生而聳慧始讀書一歷  
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  
止遏其徒尊畏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爲萬州  
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不敢肆其巧忠  
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大治人盡  
服察舉得令移郴縣郴湖南小邑民吏雜擾牒  
訴日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睨廷下忽取  
一人者鉤詰之本虔民也寓於此凡二十年受

丹波集 卷三十一  
賅出入鄉市構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稠人觀君聽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具對聞之安撫使流它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爲神不知其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于衡徃反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倍歛其酬爲輸之者徃徃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并幹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有各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詣縣辨君俾引其犢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

遂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僭竊多橫賦每丁歲有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柳道衡永桂陽監不諭旨督歛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忘慮數萬萬而方二三千之民始得擲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邕邕頌君不休同年陳啓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

丹浦集 卷三十一  
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臥疾熙  
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  
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  
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  
長見前不可屈蓋剛果內蓄以學術輔之而吐  
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爲憂  
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  
乃喜姊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頃調之終身  
以及其甥又爲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

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急  
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爲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  
初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爲君曰我何所言  
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  
哭我矣雖然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  
數行下氣遂絕曾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  
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  
太學進士勾龍垵孫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  
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其書遣介來道

丹波集 卷三十一  
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  
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嶄嶄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  
中兮但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  
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所  
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  
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  
何忍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八世  
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匿  
爲晉原令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溫江今又遷爲  
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母文氏其  
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  
成童悉與它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  
者慎修慎交也慎微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  
已物故惟慎惟修今爲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  
皆其氣骨已岌然秀爽讀書不廢忘爲文辭皆

丹淵集 卷三十一  
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  
幼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亡它羸以待供索乃  
脫身治產設次第積居與時遂未幾號饒益督  
其弟慎用日夜從于學不容墮游嘗語之曰爾  
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動爾之所當  
爲勿中休給遠資近上下究足無間言慎思亦  
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  
其里閭爲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而不可以力  
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

裕堅正內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閭之人無不相  
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脣正之無不改以謝凡  
吉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  
至其邑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爲之推引裁處各  
稱其所欲以去故其善譽寔聞于人人賢之蓋  
用此也張少愚明勁辯博少所推借走海內識  
人無限而每謂君疆果通幹生於自然不假增  
修而皆詣當處它不能及也少愚將有所欲爲  
而尚充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折然後乃定其



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疊疊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五男曰某某娶王氏皆好學整飭不務敖盪人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謂某於君爲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某泣而爲之銘銘曰

於乎公澤之爲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爲善不得其酬兮卒闕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沒兮夫何邁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歆然兮有後之盛

何以知其然今日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今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丹淵集 卷三十一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爲人常愛之處士今旣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遇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器諱擊鞠弄鷹犬罷卽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爲寒士巧乞盡畀之不以爲已物故義聲

錚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千萬人上令曉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鏹之無涯哉我豈欲效里閭庸人旦暮齷齪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友皆當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爲精深與人議論牽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

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于臨邛縣思君鄉豐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鬣足披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爲墳凡三年遠近觀者日日來不絕歎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爲而禮法從而櫻之櫛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羈敖盪一世而曾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兮羣口爲之齋咨發其

慶以昌後今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絢爲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旣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剔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

丹波集 卷三十一 十一  
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  
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  
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  
予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  
繇郡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途中其第今已入尚  
書爲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  
遇之如一善可喜則獎勵稱述疊疊不已宗族  
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爲辦之賴遠  
別業爲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圍擁

列立浩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  
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  
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  
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縱縱號稱佳士者  
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  
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緡紀紘女子六人  
壻普州進士汝某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  
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  
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

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  
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銘君之墓同亦  
與錡識故爲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爲知言 種善殖德 所獲未蕃

中壽亟亡 人聞而冤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

意其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  
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  
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  
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人  
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嘗斬之  
來以賄爲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  
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  
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經  
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

丹波集 卷三十一  
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爲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遂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嗇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甥於良家奩奩所與視已子一槩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峙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感上憂之若此豈

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所先生從之游無問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戚戚故其好事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爲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十卷大抵明古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塵有一能補於吾道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

徒爲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  
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爲訣其日起索  
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爲不道不爲不正裁八  
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  
皆奔走哭詣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  
氏生一男三女男誼伯爲秘書丞知邛州大邑  
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  
人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  
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

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  
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  
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  
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  
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  
普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  
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  
尚能以予文爲求於予厚矣肯不爲之銘之歟  
遂爲之銘銘曰

丹淵集 卷三十八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  
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  
先生之生兮爲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  
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  
兮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  
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  
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



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  
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大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  
脫簪笏以去愛鄆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  
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爲林野之  
歡遠近附從之遂爲其土人侍郎雖宦遊四十  
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  
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爲學公之昆弟時  
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母氏慶  
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

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  
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  
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爲憂  
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旣用武人少曉  
此得公欣助裁講至去民夷帖帖無佗議轉運  
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  
爲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不職議  
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  
主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

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猾好犯法號難治第  
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  
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滿歲知黎州  
黎爲西南絕境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  
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邛部川聚落如餽掌  
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爲守長之處詔書  
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  
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歲駟馬過  
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

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嗔呼搏摔羣輩跳盪  
閭闔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旣示以恩信其驚桀  
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疆語  
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待郎憂去職服  
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賕不  
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包拯爲轉運使以  
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  
請公攝其州得狀卽寘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  
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

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  
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嘗用  
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歛以殘虐  
因仍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卽破產以  
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桀法也吾豈  
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  
下採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瘡斷潰而  
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召入爲侍御史嘗賜  
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

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  
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  
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  
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  
司監鐵判官尋爲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  
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  
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  
比佗財用尤爲不支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  
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剝吾民之膚髓耳不可

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  
向役出下估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  
以徃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鑄蠹益暴公請  
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  
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爲優典凡得以官歲上  
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旣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  
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今遽更之不  
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清無慮歲減  
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

大體可行之爲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  
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卽以  
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  
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  
知梓州歲餘乞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  
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醲演諸產  
極富夥官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幣流溢公嘗謂  
戍兵曰爾得賜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  
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徃徃與

官賈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慕願者兩可矣  
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今上卽位大布恩賞事出  
不素它道悉配入民下旦暮高直踴數倍百姓  
謹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間  
里靜野無苛求猛督之駭事帖然濟矣永昭調  
用多自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  
以法移蜀之積錢百萬袞袞相屬陸走三千里  
旦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遘疾矣嘉祐  
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

性端重寬碩質狀嚴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  
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  
溫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爲郡邑專務究極隱  
敝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  
正皆中外所望以爲言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譎  
么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異君相默用  
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旣而一落外官頻  
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  
用公爲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爲戚戚先帝

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  
之郡邑與常所徃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咷云善  
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既死  
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鄆縣以  
治平一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所祔先侍郎之  
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  
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  
若干歲沆以都官郎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好學  
有義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

母教如已子愈于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  
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鎮東儉以忠殉魏 後惡禍去丘爲民  
積流藏晶入幽閔 宜發其裔洪以熾  
惟公生實世所異 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久充道少試 君蒙其休民被利  
眇然權財用曷旣 卒以不幸謹衆歛  
馳詞窮天浩無寄 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携書而進立于  
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  
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  
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  
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  
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于家今  
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葬于萬年縣  
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  
使志業不克燁耀于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

文載其事寘諸壙中以信于人以傳于後世爲  
人之子者之所爲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  
譏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爲事  
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遣  
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  
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  
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  
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幕  
時有以強幹爲轉運使所委往來邛蜀間辦公

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爲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爲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爲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滿授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憊都不省職事羣吏驕恣

翻亂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日視案牒閱租賦收徭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揆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浹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諸庫而民恬然無驅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



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  
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謂  
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  
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利害百一于前  
謂不可行守怒趣君去決令開渠君抱笏徐起  
顧守曰渠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旣而守亦悟  
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  
壓抑且死矣願爲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  
爲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

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  
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  
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  
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卽位轉太子中  
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  
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  
千里間舍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  
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嶄峩羅立如畫亭觀臺榭  
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

嘗不下馬八門登覽嘆愛君少時與兄中隱君  
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給好辯  
論尤不憚狂詭而絕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  
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  
好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  
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  
君君與語察其怪謬訶下麾左右縛寘獄問狀  
悉伏誣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抹君置之一  
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

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  
赴舉京師顧前後皆孱輒無一人可任事君親  
爲煮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旣卒凡  
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者  
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爲類此亦足可紀也  
曾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瀆任  
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  
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  
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隆之女生五子曰

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

人之于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有可稱

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闡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為人也和裕淳懿畛岸曠  
闊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  
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苟  
不識伯龍則為徒至于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

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  
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  
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  
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  
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為諸郡之冠聚生員常  
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  
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輒不立  
伯龍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  
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十

丹波集 卷三十九  
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順不相狠鬪分隸貲產獨  
占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壹語之愠  
有識義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  
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  
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召  
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已而自知  
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達退居田  
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  
是年十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爲

累世令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友甚盛凡遠近慶  
弔伯龍未始後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  
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  
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精四坐笑伏歎  
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四所著  
書有劔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  
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母  
楊氏夫人宇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  
一歸于伯龍閨闈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

丹淵集 卷三十九  
子以學正順慈嚴無有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  
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進士有名稱女二人  
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進士文  
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二月十日  
塋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塋之次舉  
夫人之塋祔馬大年等以同為姻家來求銘伯  
龍之墓為之銘曰

學無不深 行無不淑 天胡嗇之  
弗畀以祿 鸞羽鳳翼 歛不得張

有翺者微 高騫遠翔 神道難知  
人理亦悖 吾於伯龍 一付茫昧  
所不已者 郁然清芬 更千萬年  
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  
者廣明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  
孫蕃衍有居于普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  
宗族門地雄于一州高祖諱光偉佐東川節度

丹淵集 卷三十九 十四  
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  
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生之術  
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  
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穎慧不意他技  
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温如李畋渭卿皆  
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爲其高  
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干薦書而豪士惡子  
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進于其下乃退  
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是

收斂退縮芟去任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  
史隱鉤擿藏詣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間里訟訴  
槩先詣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  
解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曆中其子今中  
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  
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  
事致仕三遷爲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卽其居  
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  
世爲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

丹波集 卷三十一  
都爲晉原宰君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  
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間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  
一旦召中都語之曰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  
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  
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檄侍還其家旣  
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憂民慎  
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嘖獻歌  
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  
人謂可以喜懼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祿養幾二

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  
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愕皇  
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  
俛首嘻笑不答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瞑  
目良久以續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  
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  
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爲壽光縣君  
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并舉  
進士有文行聞其朋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

都官員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永歸  
 思問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姊封永壽縣君孫男  
 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十始嫁河  
 南趙仲邁其孤將以三年二月某日塋君於樂  
 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塲  
 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為之銘銘曰

孰不種善 君穫其多 奄然而歸  
 所少謂何 子官曰榮 學者愈侈  
 君所常望 久焉益偉 人生世中

超跌百端 如君初終 十八尤完  
 老安先廬 沒集舊兆 更萬千年  
 銘永其詔



丹淵集卷三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俊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為先生之所愛簡靜

丹淵集 卷四  
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貲先生  
常營諸嫁贈紫金大珠巧繡華熾日爲收置它  
皆以先得爲已物而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  
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  
士故歸之師中旣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  
有儀法師中性儻過畛宇宏大好賓友每相聚  
集必辦具詔諱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  
人愈敕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它日問之已脫  
簪珥襍袿裙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爲言教諸子

與其壻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  
下時至勉勵之寓家蔡之新息忽語其子曰吾  
壽不能末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  
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  
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熙寧元年九  
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州  
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四人大節大防女  
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二幼大節自蔡  
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

卽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爲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高子之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皆

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爲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爲舊如此當爲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毋悉置不荅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儻邊任氣俠風槩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燁然士人欲宗師之至蓬母聞之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秘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爲人挽留主師

丹洪集 卷四十一  
三  
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  
絳之家寥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裁能道  
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爲詞章  
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  
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贊善尤  
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  
人爲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  
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爲姆  
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

傾其橐裝葬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  
壻者嫁之匱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  
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  
無歎恨鞭朴未嘗施于家而閨庭凜然每戒其  
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網爾旣治之刑常宜輕不  
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坐清  
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潔次置無一塵之栖  
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袿裙  
幫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

丹淵集 卷四十一  
但被體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  
素安強雖春秋甚高而鍼縷不廢八年八月十  
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  
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 柔婉靜默 午髮未笄  
已聞懿德 出配有道 生子岌岌  
教以詩書 日夜訓飭 居貧益堅  
禮繩義墨 愈久不渝 鄉閭矜式  
見子成名 至升閨籍 單慶疏封

壽安有邑 金屑塗羅 華誥五色  
持此就地 何慊於臆 八十一年  
晚具五福 世亦鮮儷 可瞑去目  
陳倉之山 有名雞幘 問之青鳥  
此云佳宅 宜爾子孫 世緒奕奕  
告後以辭 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  
作佐郎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之之夫

升洲集 卷四十一 五十一  
人也性巧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訟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自歸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益之資稟曠濶磨蕩崖畛常以醯飲教佚自喜夫人每乘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指諭之益之未嘗不懾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爲此恐或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

將放而復歛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悃中也蓋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奧助爾從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輜車還成都至則舊產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推齒者授訓誡教書字逾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誼諱作高語大笑懼聞于

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  
 改詰檢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  
 子天啓嘗預郡府貢書古在高等夫人教之也  
 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  
 絕倫類忽得疾於熙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  
 子曰某某天啓娶閻氏太常博士灝之女天  
 衷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然皆俊  
 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啓卜以其年十

一月四日葬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  
 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  
 墓遣天衷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為夫  
 人銘之乃為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	夙懋迺德	歷求於它
類者鮮克	既畀令淑	復輔以文
有蔚其章	蘭薰蒞芬	自居州閭
養善秘闕	化流郡閨	不戒亦式
顯懿旁衍	衆鄙之師	十年其家

觀書誦詩	匱益久捐	裁辨桂礎
踐履幽素	以儀自律	恫視諸藐
其孤而熒	經耕史耘	待獲厥成
遽爾云亡	聞者愕眙	無誰不知
語卽涕淚	可會風節	詳而記諸
附史以篇	庸完國書	彼幽良人
一紀與別	東山之陽	遂此同穴
能事金石	其有子賢	為次清休
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濛陽人  
 世以大族雒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羈貫已為其內外戚屬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瞻太博古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炷脯手和羹炙以過給賓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執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



丹波集 卷四十一  
曰婦之淑節懿行它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爲  
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  
曰新繁我舊業邇來此者爲將營進士求起家  
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盍  
歸以新吾之所爲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吾新繁  
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爲尚書員外郎用  
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  
以慈恕潤飾之故梱內斬然若官府纒纒可述  
爲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嗜藏蓋閭巷媪

嫗每告所乏未嘗不稱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  
爲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淚祝  
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芘賴之其愛  
惠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  
日索當有旣飲色愈溫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  
諸女暨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  
遂不効於藥熙寧四年二月一日卒于其第享  
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  
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家夫人疾雖棘

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所以願  
見之者後四日乃啓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  
伸曰儀曰倫曰偕伸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  
庭下倫治產贍其昆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  
勾叔良次適周惣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  
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  
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萬  
善鄉脩仁里祔于太博之塋職方君與同爲有  
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

乃爲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	有顯令德	修于其家
而外以則	女婦懿行	母姑嘉式
曰其宗姻	循蹈矩墨	慈柔恕惠
芬林闔闕	貽諸里閭	撫濟艱棘
積報在子	外科列職	暨登于朝
取寵自國	軸琚囊錦	金羅五色
天子命書	夫人封邑	富木長壽
錫畀以食	夫人承之	能自謙抑

惟衆所豔 蒙祉疇克 饗年滋高

獲疹遂亟 命屬以續 告不能息

聞之遠邇 孰罔不盡 彼繁之陽

在益以北 夫也良兆 同歸其域

粹次徽範 琅然秘刻 期千萬年

廼名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爲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  
謹事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禰道夫人者必曰

是性固所有不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  
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旣歸之人皆以  
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滌髓從事  
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市凡十  
年撤紈綺屏脂澤慘慘朝暮奠饋有法希元以  
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  
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  
獨執七筯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儼無少  
倦至猝遽無有乃解裝構物以治其具惟恐一

丹波集 卷四十一  
十一  
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巳正雅正卿皆不許  
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願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  
符以春秋學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  
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  
士爲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  
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貴次適進士賈端次適  
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  
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  
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

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  
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爲女柔婉而爲婦慈嚴而爲母是皆  
有令譽余豈愧銘其墓兮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  
致仕閻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  
十九明年正月十一日葬于普安鄉沙坎里與  
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灝以同爲同年進士來求

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攜養於其家春卿爲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有聲于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爲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旣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婉行聞之間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求姻接跡于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

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爲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黌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內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交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釵巷帔招約呼

引帶裾次次羅列榻內修弟子之禮爲經師教  
姆之賀如是者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  
貧窶衣糲食困無有羸衍而夫人服敝惡享麤  
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  
有耻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育諸叔  
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曰暮督其學長曰溫景祐  
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  
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日灝中皇祐元年  
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複嶺

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  
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  
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藥成  
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  
啓手足矣夫人旣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  
女子之所爲親見溫湛沒不救收泣技淚一斷  
以命不復更嗟悼爲不可活之計被疾歸圍兒  
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盡通事  
物當爾之說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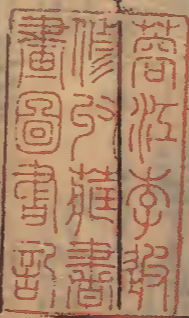
丹滄集 卷四十一 十四  
人以溫封華陽縣君四女適無錫唐柴崔庶幾  
劉繹孫二人仲曦仲暉銘曰

惟夫人出甲族粵在少失所育祖外氏恤之  
獨養而教性渾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  
邕睦執閭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書史  
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祿夫人  
者備五福數云盡瞑就木歲時吉問歷卜彼  
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關陵谷刻銘章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  
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  
縣金沙下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  
神域也夫人于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  
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于  
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繪之文  
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  
月之實納壙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  
藏于此者誰歟是為母歸而有令嘉之稱于

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  
夷缺者闐而瑒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  
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  
以葬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終



丹淵集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明

蜀內江李應魁務滋甫纂

吳長洲吳一標建先甫校

小簡

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  
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  
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  
再拜

小簡

趙抃



丹波集 附錄  
某別啓向以蕪旨况聞承未鄙諠過有稱肯副  
之佳頌爲况讀復數四益用感惻其理明語快  
到古作者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隲懷瞻詠不宣  
某祇拜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范鎮

半刺爲官美臨邛自古名何言緹軾寵更侍版  
輿行仙藉新年貴賓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  
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名城號稱水晶宮史君老手筆文字窺  
化工江山久有待瑩潔如磨礪堂階走清渠珮  
玉鳴丁東臺觀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遙知到未  
幾都下傳詩筒西南四麾守一一獄戶空今行  
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與可通判邛州

王安石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  
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  
巾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

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檄不訪誓羅祥問君  
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  
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况我友  
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道  
遥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  
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  
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  
晚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  
霜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

丹波集 附金 三  
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  
洗硯處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  
真堪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

湖邊宿便是江南鸚鵡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蟋蟀鳴霜落橫湖沙水清卧雨幽花  
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  
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

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

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灑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蒼雲烟勸君多揀

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慙慙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

丹淵集 附金 五  
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  
滿身瓔珞綴明璣  
晚香消歇無尋處  
花已飄零露已晞

由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  
秋月春風各自偏  
惟有此亭無一物  
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  
却隨初日動簷楹  
溪光自古

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  
四柱亭前野竹微  
忽悟過溪還一笑  
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  
燕舞鸚啼春日長  
誰道使君貧且老  
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  
高會傳觴似洛濱  
紅粉翠蛾

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苗菖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  
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藤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藤發暗香來分無素手  
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箕簞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

饑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自江南  
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鋤剛厭青山遶故居老覺華堂  
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

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  
煙雨裏小船燒薤擣香齏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  
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

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荅之

為愛鵝溪白璽光掃殘唯距紫毫鉞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與可及餘與可既沒  
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  
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  
與許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

丹洪集 附金  
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未伯厚平生無一旅既  
死咤萬口自聞與可亡胷臆生堆阜懸知臨絕  
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  
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俜嵇紹孤老病孟光偶  
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當  
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  
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與可墨竹

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

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  
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覩其遺迹而  
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  
絃人

題與可墨竹

并序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  
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今  
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



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  
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  
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  
隔相見如龔隗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

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于所問者而已君  
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  
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  
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  
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

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  
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而非拒  
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  
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也歟曰  
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  
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  
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  
惡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  
也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  
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朽然遺形而不  
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  
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  
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丹游集 附錄 十一  
風梢雨籜上傲冰電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  
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  
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  
皆逝不畱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  
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  
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

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  
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  
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  
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  
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  
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蒂也離  
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

丹游集 附錄  
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贊

惟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贊

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笑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  
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圍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覲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某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

丹洪集 附錄  
為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以  
之然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  
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跋與可紉竹

紉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竹也其一未  
脫籜為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為此狀也  
吾亡友文與可為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  
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王冊官祁求使刻之石以  
為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  
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屺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  
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  
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  
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  
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

甫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  
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  
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  
鵡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張長史草書必埃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  
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  
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怱怱不及草書此語非  
是若怱怱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  
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佳  
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與可論草書後

與可云余學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  
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  
妙乃知顛素之爲各有所悟然後至于  
如此耳

留意於物徃徃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

蛟龍糾結後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  
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  
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  
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絕倒也

小簡八首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  
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宣與明若得與兄聯棹  
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爲工妙尋  
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

少儷惟劣弟或可以髣髴墨竹卽未敢云爾呵  
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  
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  
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賦  
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真可以配老筆  
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  
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

耳今日泐泐赴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  
姻極爲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  
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埃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  
獲交于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  
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壻  
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  
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住適聞中間復微恙且  
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  
輒成疾不可不加以意謹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  
復聞决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  
甚精奇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  
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慰惟十一郎偶失甚爲悵然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爲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卽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爲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惰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

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雖與時闊疎而  
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  
重不宣

又

軾啓郡人還疊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  
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  
伏料道氣又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愁惟謹  
擇鑿藥痛加調練莫須燃艾否軾近來亦自多  
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偃竹真可爲古

今之冠謹當綴黃素其後作十餘軸謹援此例  
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  
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  
去矣老兄恐嚇之術一何疎哉想當大噓別後  
亦有拙詩百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  
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  
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頒惠墨竹之比也冗  
中奉啓不盡言

又

軾啓冗迫稍踈上問伏想尊履佳勝承書領吳興衆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爲左右賀也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弘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爲隣國真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南河赴任舟行艱澁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鄆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乎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筆凍奉啓殊不謹

石幼安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饑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

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君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於劔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走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走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摯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

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予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丹波集 附錄 三十三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天竹哉余因  
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管谷偃竹  
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管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篋管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  
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與可没于陳州  
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  
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  
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  
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

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膺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塵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

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蒲茵蓆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丹淵集 附錄 三十四  
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  
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  
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  
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脫口成  
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  
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  
英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醲天  
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  
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

及麕麕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  
欣大哉死生悽愴蒿蕞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  
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  
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  
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轍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夏月牖散  
凌亂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  
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



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  
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  
相見

橫橋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  
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月疎使君遺癖在苦要讀  
文書

沐池

水深泳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  
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肅肅復冥冥莫除塢外笋從使入  
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  
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  
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  
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  
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  
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  
地全

灑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地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備  
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  
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  
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  
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  
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踈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  
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  
澗漾鳥渡夕陽中  
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  
懶有沙上鷗常為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綿綿巧如織  
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襖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  
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苗苗亭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潔  
朱檻月明時清香為誰發

醪醪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  
綺席墮殘英芳罇漬餘馥

箕箒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菴

風稍遠林匝霜幹當窻靜遙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今公憶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  
秋子

荅與可十首

遠遊既爲東魯迂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  
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六  
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縹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

魚鱗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盡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  
悠悠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  
隨方亦有遊朋

楊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  
神傷簿領相仍

冬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  
時有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  
未廢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  
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  
飲我松醪滿卮

送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卯久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買  
茶若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

辟盈庭舞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  
勝試問天公取家貧橐裝盡歲莫輕帆舉苕溪  
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冰絲山茶潑牛乳  
香粳飯玉粒鮮鮓鱠紅縷宮開水精絜人寄盡  
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絕况  
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嵩嵩曾中素高卧鎮夸  
俗清談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

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  
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  
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  
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  
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  
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  
騷曲直橫斜穠纖庫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  
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  
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

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胡與  
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  
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  
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滌  
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  
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筍含籜而將墜根得土  
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藜  
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坼荆棘生之蹇將抽  
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



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  
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旣寒  
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  
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  
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  
帑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  
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  
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  
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况夫夫

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  
可曰唯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  
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  
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  
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  
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

丹淵集附錄終  
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  
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  
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  
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  
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  
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  
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幡素車歸  
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上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

邛州賞豐亭 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爲而名之也摸景畫  
意羣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

丹淵集 卷之二  
當有紀述遂爲此百五十言塵于其間  
然句斷甚俗而文辭不深者蓋欲使溝  
壟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記用而  
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不懼人之指  
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創亭意大率繇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  
他見臨邛郡東北井井畫羣甸其民喜施力無  
歲不登衍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稼羨而云彼嘉  
穀誠我民所擅如其每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

牧其衆胡爾懼流轉遂茲謀棟宇顯顯向一面  
題爲賞豐字義不止營繕常時命僚侶于時歌  
管薦高談詫上瑞袞袞莫之倦擎酒揖大野指  
顧欣<sup>一</sup>忭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爲我  
今日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  
如神總總羣聖書論說尤諄諄後賢守爲法不  
敢忘逡巡有欲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

丹游集 卷之三  
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  
貪道者欲已日夕親涵泳既滋又盛德光璘璘  
曾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別駕輿齒髮何  
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畏  
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廳事  
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構高榜新地古  
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嘿如隱淪  
冥心以自觀外揣復內循一有所不逮補綻無  
纖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

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頻待已固如  
此賢哉君子鄰常願此基構永不惟荆榛有壞  
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

靖浦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苦學詩來  
偷鬢老樂爲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  
上彈風鶴寺春君已歸尋舊閑味肯騎肥馬入  
紅塵

右一

丹淵集 卷拾遺 三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閑黃卷聖賢  
忻對語青雲岐路祗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  
檻秋花滿目斑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  
無間

題兜率寺

簿領迷人喜暫閑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徑  
中間窄雲斂千峰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  
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  
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欄蜀鹿隨眼斷蕃雪滿  
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  
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韵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卅每朝升堂  
講書罷繫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  
事自屬他人羞猶勝候候彼賢者手把翟籥隨  
羣優笈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鷺鷥遊文章

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資已  
身楫楫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  
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媿持旌旄  
平生讀書若美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  
真可耻欲捷羣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絳帳旁曰  
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  
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  
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韻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峰孱顏石  
穿漏雪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孥會挈  
爾去相與娛宦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綵組徒云  
紆子瞻鳳唳新結廬日哦其間興不孤平生美  
志自償足休問滿眼生藿蒲有物可比中鄙夫  
蜉蝣朝生死於晡公攘顯奪人能篋驕穉無乃  
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辨說是非從魯遽我  
今有索君勿逋歸日好景爲我摹

再和

丹淵集 卷之五 五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爲放浪檢  
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藍輿往往從以孥靈運  
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登  
紆過客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  
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  
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絕筆盡取君詩  
粧在圖此身之外何羸餘成然而寐其覺遽請  
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

和陳基載大雨

黯黯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濁勻洒玉  
繩明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遏聲危樓已初伏猶  
謂袂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遐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簟蒲風  
羅秀色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  
玉纔疑忍更嘗正在臨邛病瘠甚忽蒙佳惠敢  
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郡  
空山裏又喜通名畫戟前抵掌劇談猶矍鑠堆  
曾豪氣尚蜿蜒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  
地仙

賀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賈長頭幸逢九日  
稱佳節宜對三嵎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  
名當信與雲浮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  
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養成答颯  
人應笑學得支離自謂賢三館舊遊層漢上一  
麾今守亂峰前幸逢別駕如張軌免對蘇章說  
二天

贈蘭溪先生

黃森字君嶠依政人

南鄰黃夫子平生氣凜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  
方顛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蘭溪修禊否願  
續永和年



遊閑居院

乘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前魚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下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渾渾融融  
冥漫晦霽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駸駸

丹淵集 卷拾遺下  
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真參元而爲正人端士  
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鬼瑣兇桀  
叢然于天地間口鼻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  
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  
咸可彫飾繪畫以爲令器今旣學于元防當進  
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其  
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  
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浮淫毋生夸  
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

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  
重諸生習之是必見諸生爲正人端士矣恭之  
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搏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  
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  
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遂留此學卒能  
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  
太宗朝嘗召入對問俞 旨賜詩與號放居華

丹波集 卷之十一  
山章靈暴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耆蚩稚具  
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為先生本儒人既  
繇虛無凡作詩皆擺落世故披聾削盲蹊穴  
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誦誦不休謂真  
關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  
上後人已恐渝楠刻之歷祀  
多自丁酉訖今  
實一百一十  
四年也 苔塗埃昏藏隱晦黑積政不問皇祐庚寅  
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  
放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

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拳扶人于夷曠之鉅  
達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侈腐不能久傳  
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  
子可作系疏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  
馳于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  
編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閎善而勿通  
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臯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既至樂其少

九流集 卷之遺下 三  
訟而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  
左右皆言靜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  
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者多與之游無不誦詠  
以道其爲人在里閭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怠此  
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召來果與它浮圖  
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給根固基厚  
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  
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愛視  
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

岳真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  
之曰此已師師也當僭孟朝渠爲進士有詩名  
于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今不幸而  
其嗣泯絕已師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爲鬼而死  
所食處故圖之庶朝夕得以瞻慕而歲時得以  
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  
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目莫  
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  
名之者多矣況肯有卹其沒後者耶已師乃學

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  
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  
諷誦累日溫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鍾磬埴篔之  
雅韻鸞鳳虎豹之奇采其春容彪炳不假於他  
而一出于自然矣余固願爲之序使行于世期  
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爲辭章亦著  
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絕出于衆人爾已師字亞  
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  
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頓人自  
趣尚便高遠不與鄰里諸兒同嬉戲惟是  
聞作佛事則汛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敕之而自  
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  
靜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  
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  
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椽  
破壁欹邪罅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

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南惟岳者高世之  
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  
師師之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  
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  
倡邑人爲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  
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  
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  
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澹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爲  
者與人語和輒未嘗輒迂人出入縣中六十年

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  
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溫裕縣人無長少咸  
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滿  
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  
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  
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  
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爲  
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  
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爲善不宜

丹淵集 卷之十一  
失語已攝足跌坐疊手瞑目而逝搖挽不動疑  
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  
真身建蘇塗而扁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芟去  
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  
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  
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  
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曰枉道過邑詣師塔  
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

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  
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  
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

倏生而忽滅

形質本何有

聚散俱爲幻

夫人而昧此

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

乃至萬億兆

譬如蚕吐絲

纏縛身自獄

既俛而復羽

孳種無由斷

出此而入彼 輪迴豈知覺

師有大智鏡 初誰為磨拂

光明發虛空 淨無一塵染

大曜滿法界 欲照誰能執

收歛付諸匣 乃是所假者

示現于世人 師以願力故

師之所非相 真實不思議

凡所見聞者 依以為漸入

由此登佛地 其則固不遠

書以告諸後 咸願起正信

紉竹記

紉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其本以出去  
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枿  
蓋其顛未脫籜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既獨盛  
將挺起為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  
趣砥礙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  
拳局以進伏礪礱蔽翳歲曾莫知其歷寒暑之  
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聳齧二童奴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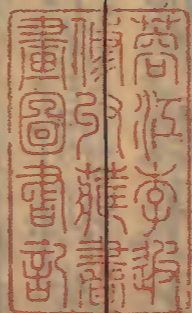


丹淵集 卷之十一  
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彊偃蹇宛  
骹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遂諸生  
理者然觀其抱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  
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  
礱萬草之奇植也余歎視良久聲者進而言曰  
是將以瑞而名之可乎曰瑞生于人所易見俾  
得以致之此獨處窮僻非瑞也鬱鬱者進而言曰  
是將以怪而名之可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  
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而然非怪也然則何

名而可曰天之生物槩授以生其各有所得失  
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竹之爲物乃草木之  
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  
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  
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  
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  
茂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蹙於其外也且其所  
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  
者而名之曰紆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

丹淵集 卷拾遺下  
九  
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聲譽並進而言曰公名  
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爲此者蓋摹之以  
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聲者裂素獻齒者漬墨清曉  
上平雲閣爲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  
言此題其下熙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丹淵集卷拾遺下終



丹淵集拾遺卷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  
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  
出于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骨  
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  
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  
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  
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  
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

丹淵集 卷一 跋  
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  
林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  
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  
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田始予見  
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復見  
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  
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况  
後世乎邛舊有湖州墨林堂誠之旣爲立祠堂  
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

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  
之踈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  
矣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  
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  
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  
其姓字如杭州鳳味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  
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  
未解故其家從而竄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

丹淵集

歎哉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

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

丹淵集



